

阴符经讲义 宋 夏元鼎

提要

序

卷一

卷二

卷三

卷四

《阴符经讲义》四卷，宋夏元鼎撰。元鼎字宗禹，自号云峰散人，永嘉人。是编以丹法释《阴符》之旨。卷末附内外三关图、日月圣功图、奇器万象图、三教归一图、先天后天图、上下鹊桥图、七十二候图、五行生成图，各系以说。案《汉志》道家、神仙家截然两派，《阴符》三百八十四字，本李筌自撰而自注之。筌注不言炉火，则为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。后人注筌之书，乃不用筌之自注，郢书燕说，殆类凿空。然《参同契》不言《易》，陈抟引以言《易》，遂自为一家。《阴符经》不言丹，此书引以言丹，亦遂自为一家，递相传授而不能废。故今于《阴符》一书，录六家之注以存其初义，复录此书以备其旁支，所谓从同同也。其余衍此两派者则不更录焉。二氏之书，姑存崖略而已，不必一一穷其说也。是书前有宝庆二年楼昉序，称元鼎少从永嘉诸老游，好观《阴符》，未尽解。后遇至人于祝融峰顶，若有所授者。后取《阴符》读之，章断句析，援笔立成，若有神物阴来相助云云。盖方术家务神其说，往往如是也。又有宝庆丙戌留元刚云峰入药镜笺序一篇，及元鼎自记、自序二篇，宝庆丁亥王九万后序一篇，俞琰《席上腐谈》称元鼎注《阴符》、《药镜》、《悟真》三书，真西山为之序，与诸序所言悉合。今未见其入《药镜》、《悟真篇》二注，而此本已无德秀序，殆传写佚之。然德秀《西山文集》亦不载其文，则莫喻何故矣。序

班孟坚志汉艺文，录兵书四种，以权谋言者十三家，以形势言者十一家，以阴阳言者十六家，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。虽门分户析，各专其一，然血脉未尝不相为贯也。孟坚之言曰：权谋者，以正守国，以奇用兵，兼形势，包阴阳，用技巧，者也。然则四家实一家也。虽然，孟坚以形势、阴阳、技巧总之以权谋，吾独以权谋、形势、技巧总之于阴阳，盖天地之间，一阴一阳而已矣。权谋则有纵闭矣，形势则有离合矣，技巧则有翕张矣，而所以为之纵闭、离合、翕张者，阴阳之变化也。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范蠡之谋吴也，精察于赢缩蚤晏之节，而推极于稻蟹之无种，然一鼓而俘之，既以此谋人之国。亦以此自谋其家，所谓后人发先人。至趋时若猛兽鸷鸟者，非阴阳之用乎？而权谋、

形势、技巧固行乎其间矣。古文善为兵者，未有不通乎阴阳者也。风后之握奇，武侯之八阵，李卫公之孤虚乌占，特其著者尔。抑又有进此者，张留侯亲屈圯下之膝，受书于老人，苏长公深排之，以为安知秦之世无隐君子者，吾亦以为秦之世安知无神仙者，子房盖偶有所遇耳。《阴符经》黄帝所著，文词古奥奇涩，读者尚不能句，况敢下一注脚乎？夏君宗禹自浙来闽，手一编示予，则所著讲义也。夏君少从永嘉诸大老游，而窃独好观此书，然未尽解也。他日之上饶，尝默祷曰：未登龙虎榜，先登龙虎山。夜感异梦，后遇至人于祝融峰顶，若有所授者。复取是书读之，章断句析，援笔立成，若有神物阴来相助。此岂模拟料度如世之笺传义疏云尔哉？是必有油然自得而默契者矣。虽然，兵与神仙，未易言也，言兵则流于诡譎变诈，言神仙则流于恍惚诞漫。神仙岂自外求哉？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，则神仙即兵。通乎神仙则知兵，通乎兵则知神仙矣。种明逸终身隐华山，而累世为名将，姚平仲京城小不利，或者以为遁去不死也。特吾儒之所谓神仙者，固在此而不在彼耳。读夏君之书者，又当以是观之。宝庆二年秋八月中澣楼昉序。

卷一

经曰：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

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道也者非可仰求于冥漠之表也。天道在吾身，我能尽其观之之妙，则目击道存，至道不繁矣。要当执天之行，须臾不离于十二时中。一语一默，一呼一吸，阴开阳辟，西没东升，风云发泄于七窍，坎离交会于元宫，天以是道而运行乎万化，我以是道而操履于一身。寒暑同其往来，日月与之交合，干健以之不息，日用自然无穷。不知我之为天，而天为之我也。所谓我命在我不在天，其以是乎？谓之尽矣，不可以有加矣。

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

五贼者，五行也。人禀五行于天，有五贼于人，是岂天不化耶？非也。行颠倒大道生焉，顺则成人，逆为丹用，如金木必欲交并，水火必欲既济，土旺四季而复以克水为功，是五行相贼。道之玄奥，世人安得见此理乎？故见之者昌，亦诚则明，明则着。虚室生白，充实而有光辉之妙也。既曰观天之道，又曰见天之昌，圣人揭大道以示人，昧者当面蹉过。惜哉。

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。

五行五贼，其理幽微，心为天君，实能主宰。此施行于天，皆在吾心之用，盖心即天也，天即心也，人能即一心之天，以窃造化之妙，即动静陟降，在帝左右，而施行之际，未知其孰为天，孰为心也。

宇宙在乎手，

手为三关之要，学道者当知所先矣。《黄庭经》曰：口为心关，精神机；足为命关，生地扉；手为人关，把盛衰。得非以手者，能按天象方隅，推五运六气，握固以养和，弹指以摄化，诊视以知阴阳之候，诀目以通鬼神之灵，无一而不在手也。宇宙六合，广大无际，苟得玄妙，其犹示诸掌乎？《参同序》曰：运六十四卦之阴符，天关在掌是也。

万化生乎身。

人之一身，一天地也。有阴阳升降有乌兔出没，有潮侯往来，有风雨明晦，有雷电轰闪，有云气吐吞，有山河流峙，有草木荣枯，动静语默，阖辟变化，无一不与天相似，信乎万化所由生也。然有道者万化生，无道者万化息，生者与天为徒，而息者与鬼为邻也。可不自爱乎？

天性，人也。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天人一心，机道同辙。自六欲七情，有以夺其性真，则业识火炽，不知其孰为天，孰为人，又孰为机，孰为道也。上圣洪慈，阐明奥旨，谓性即天也，天即人也至理浑融，不可致诘，必得其机而应之，则自然脗合是机也。岂世俗机巧变诈之为乎？非也。乃机缄之运，不疾而速，机关之应，若合符节耳。人能明此之机，心同造化，自然机应不失，则天道立矣，人道定矣。固非曰舍人道而别立天道，亦非曰先立天道而后定人道也。盖人道即天道，天道即天机，天机即天性，所谓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

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。地发杀机，星辰陨伏。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。天人合发，万化定基。

三才异位，生杀同机。然杀者乃所以生之，而生者乃所以杀之也。且阴疑于阳必战，其血玄黄，是杀机之所寓也。况三阳交泰，万汇咸亨，天发杀机，下除阴邪之炁，则雷轰电扫，天威赫然，龙蛇蛰藏，不容不起，陆于阳盛之时；地发杀机，上承场刚之运，则涌泉起浪，黄河逆流，北斗杓躔，不容不旋，伏于阴阳交胜之际。人识此机，则潜夺造化，旋乾转坤，翻天覆地，使地天交而为泰，生杀定而为功。太白真人歌曰：五行颠倒术，龙从火里出。五行不顺行，虎向水中生。反复之机也。虽然，天地与人列为三才，生杀与机同于一气。孟子曰：我善养吾浩然之气，充塞乎天地之间，亦岂舍吾身之外而别有天地可充塞乎？故知一气之运，非以在天者有余，而在人者不足，天人合发，不差毫厘，机缄默应，变化万端，丹基一定，大道滋生矣。

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。

形色，天性也，而技巧出焉。伏藏，待时也，而天机寓焉。有是性则有是机，非曰终于伏藏而无所用心也。所谓怀材养浩明时，正金丹之秘旨也。或谓阴铅主伏，阳汞主飞，圣人伏阳汞以炼阴魄，故有大巧若拙之用，非也。殊不

知黄帝专言巧拙者在性，伏藏者待时，盖以性则合于玄元，而铅汞则拘于形质。苟此性灵明，阳魂日盛，巧拙莫蔽，伏藏待时，天机一应，则天性见矣。此正洞宾谓七返还丹，在人先须炼己待时也。知待时之说，则知伏藏巧拙之性矣。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人身九窍，上七下二，无非邪秽。学道者审此，必摄乎三要，然后动静有无邪之思。三要者何？耳目口是也。《参同契》云：三宝固塞，勿发扬。三者既关键，动静不竭，穷人能谨此三要，则天下之声万变而坎之，聪不为所夺；天下之色万变而离之，明不为所蔽；天下之味万变而兑之，纳不为所乱；自然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，动静之间，一循天理之正，虽万邪不能干矣。九窍之邪，何有于我哉？此正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之道，岂异端乎？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。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

木能生火，终于自焚。国若生奸，终于召乱。此势所必致之患。学道者知之使火生于木而木不焚，奸生于国而国不乱，譬犹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固不可以其奸邪而屏绝之也。苟纵是欲，则何所不为？惟以道而制之，则火木相生，不为祸而为福，奸邪虽动，不为邪而为正。岂非圣人修炼之道乎？所谓居尘不染，出死入生者也。然木火相生于五行为最盛，人身五行视木火为盛衰，如真元不亏，则木火炽然。潜应天机，常人纵之以伤生，是轻命恣奸也。圣人炼之以成道，是返归正也。苟真元衰败，则木火灭矣，天道缺矣，人道远而鬼道近矣。哀哉。

卷二

经曰：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气应黄钟，万物萌动，此天生也；律中夷则，则万物摯敛，天之杀也。然天既生之而复杀之，何也？盖有生杀之理存乎其间，何以知生人能充是道于吾身？密参造化，则春生秋杀，阴阳代谢，不在一年之运而十二时中，自可以夺天之妙用，而得道之妙理矣。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天道好生，地道好长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万物为人之用，乌可以为盗耶？得非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芻狗，是天地盗万物而不使之长荣矣。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是万物盗于人而不使之永茂矣。斧斤之入山林，数罟之入污池，五谷六蓄烹饪食啖，是人为万物之盗而不使之长生矣。虽然，三盗之暗相销铄，潜互斲丧，不知不觉，而荣枯生死，莫可致诘。在天地万物不足以为害，而在人者深以为害也。何以明之？天地贼万物而覆载者常

存，万物贼于人而生成者不绝，至于人贼万物，本资以养生也，而反不能长生，乃为万物所盗，哀哉。世人能深明此理乎？苟能明之，自然知所修为守护三宝，爱养灵珠，存三守一，精气神全，赫赤金丹，辉光充实，天地万物何能为盗于我哉？惟其昧于此也，乃以人生天地间，必资于万物；万物利于人，必资于天地，其理固宜也。惟其以为宜也，则必安之而不以为异也。圣人忧之，故曰三盗既宜，岂其宜耶？是悲其互相戕贼而无有终穷也。三才既安，岂其安耶？是怜其鼎分列位而安于相贼也。深所以悯世人之不明乎道，不能超脱乎造化之表，而出死入生，弃枯就荣，与天地万物相为终始者也。吁，此黄帝所以成金丹而登天，后贤亦拔宅而上升者相踵也。三盗何加损于有道哉？

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。

人之有生，四大假合，肢节百骸，精神血气，非食啖不能充养。苟失其时，非徒无益，而反害之。况金丹大道，其采亦有时，取亦有日，其甘如饴，其大如橘，食之登仙，金筋玉骨，此其血化为膏，膏化为气，气化为神，飞升金阙，奚止百骸理而已乎？

动其机，万化安。

天地造化，深不可测；机缄默运，人身同之。苟得其机，则动罔不吉，万化虽众，安而不危。倘失其机，则危殆必矣。何安之有？

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而所以神。

神之为用大矣哉。然有隐有显，有藏有露，圣凡自此分也。世人但知施設注措，言语文章不求而得，不思而中，以为我之神也，殊不知业识忙忙，应酬万变，逐物忘返，无须臾宁。吁，焰烈者膏竭，芬郁者本枯，自速其尽而已，何者？以其显露甚也。惟圣人内观反听，塞兑含流，隐藏于中，鬼神莫测。故恍恍惚惚，若无知也，而其中有物焉；杳杳冥冥，若不神也，而其中有精焉。此不神其神，乃所以为至神。非有道者，其孰能与于此？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。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日为太阳，月为太阴，太阳火魂，太阴水魄。水火二象昭著，阴阳何有数耶？盖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，度之一日，昼夜行一度，月昼夜行十二度有奇。日行迟，故一岁一周天；月行速，故一月一周天。迟速相荡，阴阳相须，故有大尽小尽，其数一定而不易。人之一身，亦有日月，亦有度数，其周天之运不在一年。盖蹙年成月，蹙月成日，于十二时中，自然阴阳升降，魂魄相生，吾有圣功之用，必使之乌兔交合，龙虎交媾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虚室生白，入于无何有之乡，混合回风，得于片晌工夫之际，谓之神明出者，不知其因神而明者，因明而神也。无中有乃玄中之玄，有中无乃妙中之妙；变化万端渊不可测，昭彻万象洞无所蔽，是谓神明，不可思议也。虽然，与天地合

德，日月合明者，即此道也。今人但能诵之于口，而曾不践履于身，反以神仙为怪诞，哀哉。其行尸行厕，自谓富贵快乐，不知梦幻泡影，深可悲伤之也。

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君子得之固穷，小人得之轻命。

盗机之喻妙矣哉。盗者何？不可测知也。机者何？不可御遏也。夜半负之而去，此盗也，人孰知之？若虞机张，此机也，人孰遏之？然此盗此机，能通三才，造化得阴阳阖辟，一气流形，机缄自应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惟学道者得之以固穷，非曰特守贫穷也，凡其浮云富贵，不事肥甘，乐清虚，从淡泊，即固穷之义也。小人得之轻命，非曰事刀兵也，凡其御房探战，嗜酣声乐，饮酒食，逞财气，即轻命之谓也。虽然，固穷轻命既有君子小人之分，而盗机之发，亦何私于有无也？特君子明此机而用之以固穷，小人昧此机而用之以轻命耳。此理幽玄，非盟誓不传，故曰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三返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瞽者无明，聋者不聪，聪明既黜，视听何善之有？非此之谓也，人以耳目为生，反以耳目为累，声色乱于前，视听动于中，知何者为主也？惟瞽者目所不睹，则心专于听，而粉白黛绿者不能杂也；聋者耳所不闻，则心专于视，而淫娃鼓吹者不能夺也。此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之妙也。绝利一源，则心无二用，专气致柔而已。三反昼夜者，乃三宫升降上下，往来无穷也；用师十倍万倍者，乃精神折冲，使邪魔外道非心恶念有不战而屈之理也。夫以弃绝于利欲精一于本源，万累消忘，无思无虑，精诚纯笃，一念不差，此寂然不动之境也。而昼夜之间，三宫反复，阴阳升降，符节不爽，循环无穷，此感而遂通之妙也。吁，此道非见之践履，验之日用，则曷与言哉？虽然，十倍万倍，其效犹有浅深，何也？盖黜聪明，堕肢体，槁木其形，死灰其心，虽可以定静而入道，而弊有释氏空寂之偏，不能运化，终为阴灵苦爽鬼而已，其效故止十倍也。若夫绝利一源而复能三返昼夜，自然守真抱一，升降三宫，昼夜循环，靡有暂息，天人胥契机，应若神，不可拟议，此与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其效实无敌也，非用师万倍而何？昔鲁侯问耳视目听之道于亢仓子，对曰：传之者妄矣，我能视听不用耳目，不能易耳目之用。必使体合于心，心合于气，气合于神，神合于无，其有介然之有，唯然之音，虽远在八荒之外，近在目睫之间，皆莫能逃吾视听矣。世人傥知亢仓子之视听，则知黄帝聋瞽之视听也。玄妙哉。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目。

心目相关，生死相因，物机相应，曾无间断也。人生为万物之灵，日与万物交际。一念之起，随念生于物；一念之灭，随念死于物。然心非自生于物也，其机在目耳；心非自死于物也，其机亦在目耳。使当时黑白不分，妍丑不别，则心同太虚，何由能生死也？惟机关在目，触之而动。一睹美色，则倏然生

爱；一见恶，则悠然增恶。故爱之而欲心生，是此心生于物也；恶之而欲心死，是此心死于物也。原其所自，岂是心之本然哉？皆其机之在目也。故上圣有内观之经，仙家有帘目之法，儒之非礼勿视，释之清净眼根，其旨深，其则不远矣。虽然，瞽者亦有嗜欲，岂机专在目耶？故曰心目相关。

卷三

经曰：天之无恩而大恩生。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

天何心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然必风雪凝沍，冰霜凜冽，而后万物有归根复命之理，是天之无恩而大恩生矣。况迅雷烈风发于春夏，而百嘉畅茂，凡蠢动含灵，莫不戢然遂其生理。所谓猛火烈焰之中，乃金宝成就之地。学者体此，当明杀机，反复害里，生恩造无，上之玄元，为天人宗匠也。

至乐性余，至静则廉。

情有悲欢，性则至乐，欲有动作，道则至静，此仙凡所由分也。学者求先当以性天为乐，不使一毫穷通得丧累于其中，则甜淡无为；廉于持养，自然心与道契。彼其七情六欲，悲欢无常，动触祸机，日褻尘网，无有出期，何性之可乐，何静之可廉欤？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天道无私，然于金丹也，若有所私。天心有私，然于大道也，若无所私。何以言之？人禀赋于天，一点灵明真觉之性，三昧无为自然之火，先天太一，含真之精，无大无小，无贵无贱，无仙无凡，皆获具足，是天无所私也。然而有道者，阴阳升降，不失其时，日月交合不差其候，呼雷唤雨，振风闪电，真能旋乾转坤，驱龙伏虎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，有不可思议之妙；无道者反是，阴阳失升降之期，日月无交合之候，雷电风雨自视何有？一身所存，不为饭囊酒瓮，则为药肆淫房。是天果私于有道而不私于无道耶？吾见其有道者，长生住世，虽数尽而飞仙；无道者，疾病缠绵，速与草木俱腐。是天之至私者乃所以极其至公者也。可不警欤？

禽之制在气。

万物有生，皆禀一气。禽若至微，飞行太空，虽知六翮所鼓，众羽所扶，倘非一气的充，则亦废而不举。学者知之，则保啬元和，培养神气，使之至大至刚，充塞天地而后已。《诗》不云乎：鸢飞戾天，鱼跃于渊，气作之也。夫亦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乎？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欲通造化，当知生死之根；欲明大道，当识恩害之义。是理也，舍五行造化、金丹大道，何以明之？且金生于巳，死于子，子为水乡，而金能生水。然

则金岂真死耶？木生于亥，死于午，午为火地，而木又能生火。水土生于申，死于卯，卯为木位，而水又能生木。是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也。然而生死之根固然，而恩害之义却异，惟金火之造化，不可以生死论也。《龙虎上经》曰：金火者，真药也。丹术着明，莫大乎金火，且火生于寅，死于酉，酉为金乡，其火但能克金，岂能生金耶？况酉为金旺之乡，而火为就死之地，既不能克之为害，而金反以生旺为恩。然金亦岂能自生？要必资于所生，惟土能生金，而火却又生土，若无戊己，不成丹者也。嗟夫，五行相生相克，至理幽微，学者罕知，况金丹一说，只是喜谈乐道，曾不深究玄旨，再当一一分辩，以诏将来。且内外二丹不出五行造化，独不曰水火木土之丹，而特曰金丹者，何也？盖天一生水，坎为水宫，水为万物之母，修真者必当先于坎宫留心也。然坎宫之水，岂能自生，惟金能生之，是元始先天之气从金化生。古歌曰：用铅不用铅，须向铅中作，及至用铅时，用铅还是错。盖铅为金母，金为水母，水为丹母，其相生相成之义如此。然大道不以相生为用，而以相克为功，岂非以金能克木，木归于尽，木能克土，土极于虚；土能克水，水混于空；水能克火，火终于灭。火虽克金而金曾不坏，烟消焰尽，金体愈坚。《参同契》曰：金入于猛火，色不夺精光。岂非害生恩，恩生于害乎？此其所以谓之金液还丹，谓之长生不死，谓之返本还源，惟只水中金，一味而已。若肝心脾肺肾，精津气血液，其形质全不相干，其性命却又相干，其理虽有可言，其道则不可言，盖有攒簇，有合和，有药物，有火候，有真凡，有宾主。圣人传药不传火，不遇真师莫强猜，非歃血盟天，划沙文地，不许妄授，违者殃及九祖，祸先一身。张平叔传非人，三遭责罚，可不鉴欤？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哲人可以虞愚，我以不愚圣，人其期、我以不期。

圣愚贤哲同一初耳，自其心有广狭，则所造有分量。且天地时物咸有文理，其法象着明，无内无外，人能仰观俯察，则克念而作圣，克明而作哲。然由愚而哲，由哲而圣，皆自心之广狭推之，故愚能以天地文理之大，存于仰观俯察之间，虽至于圣，可也。吾而桎于时物文理之小，察于日用常行之间，仅止于哲而已。圣哲既分，纯疵异念。愚人既圣，在释谓之直超彼岸，见性成佛；在道谓之一得永得，平地登仙。一念之迷，既纯于愚；一念之觉，自纯于圣。惟哲人则不然，其初若汲汲于明道，而终则复悠悠而慢道，苟不加防虞之力，则出入无时，操存舍亡，又将入于愚而不自觉矣。我之所希者圣，其可以仅哲而复愚乎？故我以不愚，非特不愚而圣也，亦岂特至圣而已也？盖圣人其期，犹有限量之可名，是犹桎于天地文理之用也。我乃离形去智，与道合一，而独超于万物之表，是岂可得而期哉？此大而化之之谓圣，若难造矣，而圣而不

可测知之谓神，即金丹之大道也。论至于此，则曰愚、曰圣、曰哲。始也，以天地时物之文理而入道，终也，忘天地时物之文理而得道。譬之五行造化，万象森罗，皆道之用；文字语言，瓦砾梯杆，皆道之寓。凡三千六百门中一一践履，真积力久月，无忘其所能，固以限期为验，如颜子之亚圣不违仁于三月之久，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尔。若夫孔子之集大成，文王之顺帝则，上下与天地同流者，何以期限为哉？彼修空寂者曰饶，君经万劫，终是落空，亡何，谓不可期也。殊不知身经劫火，虽云坏道，若虚空能坏无异哉？金丹大道，肇于太极，成于无极，用于有穷，妙于无穷，不可以凡俗语，当共神仙子细推也。

没水入火，自死亡兵。

水火有焚溺之患，刀兵有杀伐之威，不待智者，皆知所畏避也。今乃求没于水，愿入于火，乐毙于兵，曾不病风丧心，亦非形格势禁，其事深可悯恻，何也？彼酒色财气，乃水火刀兵之异名，入皆焚溺自尽于中，曾不知惧，且嗤学道者徒清修斋戒，纵与彭聃同年，亦漫孤苦一世，曷若我酒色为乐乎？噫，飞蛾扑灯，难以遮护，特为长叹息而已。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。阴阳相推变化顺矣。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以制之。

太上曰：万物芸芸，各归其根。归根曰静，静曰复命。又曰，致虚极，守静笃，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其复。且至虚至静，体疑于阴，万物从何而生？然阴不极则阳不生，静不极则道不见。况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倘不法于自然，处于至静，则天地万物决不能生。人以一身参天地万物之用，得不知所谓静乎？惟其心猿意马，日放纵于利欲之场，视天地万物生成之理，于己何哉？况天地之道，君浸润焉，自一阳而浸至于六阳，自一阴而浸至于六阴，皆以渐而长，未有骤而进也。故阴阳相推，皆顺自然之理，惟圣人知其然也，则无为中有为，至动中至静，使天地万物因静而生。非有道者，孰能知之。

至静之道，律历即不能契。鸟兽之谓也。

律历之法，推筭天纪，有七十二候，有二十四气，有四时八节，有晦朔弦望，皆度数不可违也。然治历明时，推步纤悉，疑非自然无为之理也。惟圣人道极至静，心同太虚，阴阳升降，运化自然，曾无一毫造作，若律历之多事，得非鸟兽之谓乎？盖鸟兽者，乌兔也。乌兔者，日月也。日月者，水火也。水火者，阴阳也。阴阳者，天地也。天地者，清静无为、自然之大道也。大道者，即穷理尽性、以至于命之学也。性命者，即长生不死、金丹之方也。

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。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。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然进乎象矣。

大哉，道乎。至哉，言乎。《阴符圣经》皆黄帝阐道秘言，予辄不揆，解释其义，妄泄天机，载观末后，数语总括始终，亦犹乾坤之彖辞，备六十四卦之大义，其探赜索隐，钩深致远，未易揣摩，猗欤休哉？敢再拜。熏染而详明之，且金丹大道，其于一身，有奇器焉，非必铸冶也。偃月之炉，太一之灶，无内无外之鼎，至灵至圣之药，是生万象，皆出自然。洞宾谓一粒粟中藏世界，三升铛内煮山川，岂虚语乎？故以八卦言之，则坎离为本；以周天言之，则子为先。其机之神也，则妙用无方；其鬼之藏也，则隐显莫测。阴胜阳，则水火为既济；阳胜阴，则日月为合璧。金乌有搦兔之功，木龙有伏虎之德，龟蛇交颈，蚌螭含珠，悬象昭昭，殆不可掩，得非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测知之谓神者乎？是道也，即吾儒分内事也。昧者谓金丹为异端曲学，是犹坐井观天而曰天小者，岂天之罪哉？

卷四

云峰曰：谁能出不由户，何莫由斯道也。盖户者，关也。有关而后行于正道也。倘元关，则有猖狂妄行之患，放僻邪侈之习矣。故曰：内有三关，以性为主，以神气为宗，所谓常收归里，不放出外者是也。外有三关，以口为枢，以耳目为键，所谓九窍之邪在乎三要者是也。此皆日用常行，中庸大道之道也。夫道若大路然，人岂不由之哉？其初也，妇人女子皆可与知，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。故曰：可歌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测知之谓神。是神也，岂非灵明妙用，显化通神，即金丹之秘旨矣。

日月圣功图

云峰曰：天地之道，一阴一阳，元炁配合，万物生焉。悬象着明，莫大乎日月者。太阳真火，象应东南，从木而生；外应春夏，发生万物；月者太阴真水，象应西北，从金而长，肃杀万物。此二者，乃天地生杀之机，故称曰水火，曰坎离，曰铅汞，曰龙虎，其它异名不胜数，皆日月之号也。圣人观天之道，察其盛衰，明其幽隐，将日月二气划成八卦，以日之火为二，月之水为一，自一二既分，卦气以别，故变之为六十四。上十五日，坤生震，而变兑，兑变成干，干气圆满，悬照东方，金水温温，金气既足，自生真水。下十五日，干损成巽，巽复成艮，艮损成坤，乾坤乃合，日月相交，至精至微，不可思议。虽人物鬼神，推至异类，毫发不能隐。大哉，日月天地之体也。夫人能穷日月之圣功，则晦朔弦望，体天法象，可以与天地日月同其运用，岂不能超凡入圣、出死入生者乎？

奇器万象图说

云峰按《阴符经》曰：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。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。大哉，言乎。人之一身即一奇器也，万象皆备，神鬼护持，可谓至贵。太上曰：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，假使得生，正法难遇是也。平叔曰：先立乾坤为鼎器，次将乌兔药来烹。岂舍吾身之外而求乾坤于冥漠之表，取乌兔于日月之宫乎？是知奇器在乎身，万象备于我，几二仪、三光、四象、五行、八卦，九宫、十干、十一曜、十二支、二十四气、周天六十甲子，皆备于人之一身。苟能仰观俯察，与天地阴阳同其造化，则机缄密契，鬼神莫测，三才并立，长生久视，仙道岂远哉？

三教归一图说

云峰曰：三教殊途同归，妄者自生分别。彼谓释道虚无，不可与吾儒并论，是固然也。自立人极应世变，言之则不侔，至于修真养性与正心、诚意之道，未易畦畛也。惟禅宗一门，脱空异甚，思欲破其迷妄，每未得其要领。一日，专扣蒙庵聪老，请问宗性传灯大意如何，辨答不已。大要谓：法身即虚空，虚空即法身。且叮咛俾于参省，特烧香秉烛，以三宝证明。顷间，茶罢，忽唤行童代事，抽身同往后架。出则洗手剔甲，再整方袍，请予归座，却道老僧颇饥，相伴汤饼。予困难之曰：适间见教，虚空法身，法身虚空，今又饥渴难免，分别触净，猜人不得于虚空，事还作么生。蒙庵愕然，无语可答。及到方丈，见有《雪窦语录》，乘时阅之。中有僧问智问和尚：如何是般若体？云：蚌含秋月。僧云：如何是般若用？云：兔子怀胎。非惟把定世界，亦乃安贴邦家。若善能于参详，便请丹霞独步。僧云：如何是佛向上事？云：拄杖头挑日月。又祖师问南泉和尚云：摩尼珠人不识，如来藏里亲收得。如何是如来藏？南云：与尔往来者是藏。师云：草里汉。南云：不往不来者亦是藏。师云：雪上加霜。师云：如何是珠？南云：嶮百尺竿头作伎俩，不是好手。这里着得个眼，宾主互换，便能深入虎穴。若不恁么，纵饶师祖悟彻去，也是龙头蛇尾。汉予遂指示蒙庵略露一斑以救其病。渠当时大悟，再还灶香于予。信知三教等无差别，本来面目只是一个，但服色不同耳。故详录此以诏天下明眼君子。

先天后天图说

云峰曰：先天者，太极未判混成，孰为阳？孰为阴？自道生一，则其体已露，其用已萌，故一为数奇，为卦干，纯阳之象也。后天者，鸿蒙剖破，析一为二，一为数耦，为卦坤，纯阴之象也。乾坤既异，阴阳既分，运化不同，何以为道？惟金丹之妙，反本还源，寻根摘蒂，守雌抱一，去阴取阳，不以乾坤之异而求其同；不以阴阳之分而求其合，故异者分者为后天，而同者合者实先天也。先天者，乃元始祖，炁本来面目；后天者，乃臭腐神奇，四大假合者也。

。达人大观，苟知吾身是幻，惟道是真，则回光返照，下手速修尤太迟矣。

上下鹊桥图说一名曲江乌桥

云峰曰：吕洞宾《沁园春》云：曲江上，月华莹净，有个乌飞。盖乌即鹊也。曲江，即有桥也。日中有三足乌，乌属酉，酉属金。乌是西方之金精，日中之阳魂，乃能飞于曲江之上，是鹊能度登仙之桥也。然桥必分于上下，何也？盖气脉相通，能度下桥，必能度上桥矣。能度者则为仙，不能度者则为凡矣。释氏之系马椿、系驴橛者，亦此意也。但其守死善道，块然面壁，不能使乌飞鹊度，故落第二义也。然其祖法不然，奈后世子孙迷错耳。其详见三教归一图说。

七十二候图说

云峰按《元始秘言》曰：恍恍惚惚，火中生神；杳杳冥冥，水中生精。火炎升上，七返生神；水流就下，六化生精。七六变化，上下相成。精神往来，妙体含真。神七变生真火，精六化生真水。七六十有三之妙数，无出天地之水火。故天候三十六阳而生火，地候三十六阴而生水，合七十二候，而周天之数足矣。《仙经》曰：天上三十六，地下三十六，太玄无边际，妙哉《大洞经》。然不言五行而专言水火，何也？盖水火者，日月也。《阴符经》曰：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人能仰观俯察而得其火候之秘，则与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可谓平地登仙矣。

五行生成图说

云峰曰：太极分而生两仪，天地是也。天地既有形名，难逃度数。故天一生水，地二生火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天五生土，是五行造化弥纶天地之经，则五气推迁，寒暑往来，周天度数，可得而明矣。故以三十六日甲、三十六日乙，而木之气数足矣；三十六日丙，三十六日丁，而火之气数足矣；三十六日戊，三十六日己，而土之气数足矣。三十六日庚，三十六日辛，而金之气数足矣；

三十六日壬，三十六日癸，而水之气数足矣。合五七三十五而计之，则得三百五十日又零二五一十日，通前共三百六十日，则一年十二月之度数无差。其它天度之零，可以积闰而推，所以陶成万汇造化。夫人为万物之灵，独昧于五行之运，徒见昼夜循环，四时代谢，而不知五行造化，实主宰之玄哉，妙哉。

云峰入药镜笺序

左史直院舍人朝请大夫留元刚撰

东嘉夏宗禹奇伟倜傥之画策，从事制幕，转徙边徼，数奇不耦。浩然游方，访飞升还返之术，宜参默授，会粹笺解谒予书之。昔苏东坡谓安期生世知其

为仙者也，然太史公曰：蒯通善齐人安期生，生以策干项羽。羽不能用，欲封此两人，两人终不肯受，亡去。每读此，未尝不废书而叹，仙者非斯人而谁为之？故意战国之士，如鲁仲连、虞卿，皆得道者欤。虞卿不忍魏齐，间行去赵，困梁失相，穷愁著书。蒯通说信不听，阳狂为巫，逃亨客参，自序其说，是得为知道耶？必也。不肯仕宦，好持高节，辩魏客帝秦之害，罢燕将聊城之守。寿以金而辞，则曰：所贵于天下之士者，为人排患释难，解纷乱而无取也，即有取者，是商贾之事而不忍为也。欲爵之而逃，则曰：吾与富贵而诎于人，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。嗟乎，有若鲁仲连而后可以为仙也。安期生附载之史传，旁见杂记，似诞不经。应如鲁仲连抵掌，吐长虹，难堪踞床洗，宁挹扛鼎雄事，既两大缪，飘然尔遗风。乃知经世士出世或乘龙，斯得之矣。宗禹所释金丹三书，超轶世外、固异八篇隽永，刺讥权变，是将为鲁仲连、安期生书。彼虞卿、蒯通说士耳，又安足与二子并言哉？宝庆丙戌小雪后五日，清源齐云山人序。

云峰续记

夏云多奇峰，晋人得意句也。予以幻质托此幻号，诚画蛇之足、续凫之颈也。或者乃以效顰太史公之好奇，而窃诗人之巧语，以自表耳。噫，夏为四时，云为一气，峰从何来？奇从何有？出岫无心，从龙无迹，为霖为旱，起风起雨，千奇百怪，变化莫测，皆非予之所志也。得非以天一以清，地一以宁，时维朱明，炎帝持衡。好风自南，盾日如蒸，火伞炽张，金石流凝。是云非气，是峰非形。洞洞天君，聚精会神。明堂丕闾，端拱紫庭。赫奕丁公，煅炼金晶。昆仑勃郁，玉井泓澄。太一灶暖，偃月炉荧。徊风混合，霹雳铿轰。上通天窍，下彻玄冥。罗卫四兽，左右六丁。周天数足，九转飞升。云峰此时，曷独奇名？渊哉大道，天地德并。元始祖炁，阴阳未分，孰为重浊？孰为轻清？鸿蒙剖判，生天地人，上覆下载，人为最灵。运化亨毒，劫劫长存。乌飞兔走，悬象双明。弦望晦朔，一遇三旬。胡然九夏，云独峰呈。庚将三伏，火必西奔。金丹玄妙，以火为神。云腾火气，峰幻神形。烹坎离髓，夺乾坤精。阴邪潜消，纯阳乃成。天地相毕，出死入生。云峰之奇，不可思议。非夫真一，孰抉其秘？或者无语，徒惊曰异。乃知儒失之拘，释失之滞，道等太虚，中有根蒂。天地广大，道能生之；万物散殊，道能长之；日月东西，道能运之；是云为峰，道实得之。吾见其一真不动，擒纵百灵，二气周交，生成万有。不知其云者峰乎，峰者云乎。故七返九还者，此云峰也；八归六居者，亦此云峰也；玄珠成象者，此云峰也；而真人出现者，亦此云峰也；玄哉妙哉，是岂诗句之奇可得而形容哉？斗城夏元鼎记。

云峰自序

动乱为业根，静定为药镜，此崔公之法言也。岂非以人之有生，四大假合，涕唾精津血气液，无非阴邪；酒色名利贪嗔痴，无非纷扰，惟一药镜之静定能摄伏之。何谓药？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是也。何谓镜？灵明真觉、回光返照是也。故圣人以神道设教，以日月为易；仙道以神明为宗，以日月为丹；释氏之杖挑日月、宗性传灯者，皆是物也。崔公慈悲接物，善于托喻，故吕洞宾谓：因看崔公入《药镜》，令人心地转分明。信为天人之师也。予三阅藏教，凡得《药镜》七本，其文各不同，此经总二百四十三字，言简理当，如《太上》之秘奥，《春秋》之正经，微显阐幽，探赜索隐，靡有余义，真金丹之枢辖也。偶菖节，过八宝，憩于彭忠甫左塾，因其灶香问道，谩为下一注脚以贻当世。明眼君子并寄豫章灵源子胡季辙、天台元漠子王和甫，皆学仙弟子也。夏元鼎序。

后序

修职郎新处州州学教授王九万譔

李邕侯七岁能文，读书万卷，已乃衣道士衣，学神仙学，若将终身。惟懒残勘破曰：无多语，领取十年宰相。其后侯谋人国，智略辘不下张子房。世言方外士，必遗世绝物，然欤否耶？意有道者特以此为陈迹，而非所以迹耳。永嘉夏云峰，少由童子郎振策场屋，遍从诸大老游。长出入兵间，以功得赏，驱驰于山东、河北。登日欢拜孔林，以充大其胸中浩然之气。视世间物无足当其意，遂弃官学道。一日，出所注三书，使下走望洋向若是也。乌足以知之然？窃闻先训九万之曾王父殿撰公讳子猷，宣和间尝偕吕元直丞相、霍安国尚书三人衔命漕燕。是时降虏郭药师、刘舜仁、张令徽辈包藏不测，三使者同衔上章乞弃燕，忤大闾谭稹，各落职不得去。黠虏愈张，三使者极力提虞，每夕不寐，曾王父因是得以神守气之术，其后寿八十九，无疾而终。前一日，尚呼灯作小楷以复李伯纪丞相，中间颜夷仲门下尝间以书，曾王父为言人知气为体之充，而不知以神御气，则神与气相离而不相守，非养生之善者。夫以神御气者，在于正心诚意，宴坐而数出入息。盖息者，气也。数之者，神也。气犹马，神犹驭，以神驭气之出入而不相离，则可以长生矣。《庄子》曰：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夫息不于喉而在丹田气海中，能不以思欲干其神，不以蹶趋动其气，绵绵然数之，以至于不可胜数，自浅而之深，自粗而之微，自有而入于无，则和气充塞于顶踵之间，不知气之为神，神之为气，其妙有不容言者矣。是几于坐忘者欤？至其助以经伸按摩之术，自亦无害，在乎不倦而已。晦翁先生尝曰：此胎息法也，然亦《参同契》之绪余耳。又孰若云峰金丹三书超然自应，显化通神，灵明妙用者哉？虽然，云峰发身于童子，而得道于衡山，又十余年颀颀兵间，其与邕侯之事异世同辙。今圣天子寤寐不凡之士，共起

治功，云峰其以邳侯之心为心，为国家了中原，而后访子房未迟也。宝庆丁亥
武夷山人序。